

列傳

1004
109
121

馬全義

子知節

雷德驤

子有終孫孝先簡夫

王超

子德用

王繼忠

傅潛

張昭九附

戴興

王漢忠

王能

張凝

魏能

陳興

許均

張進

李重貴

呼延贊

劉用

耿全斌

周仁美

田紹斌

王榮

楊瓊

錢守俊

徐興

王杲

李重誨

白守素

張思鈞

李琪

王延範

呂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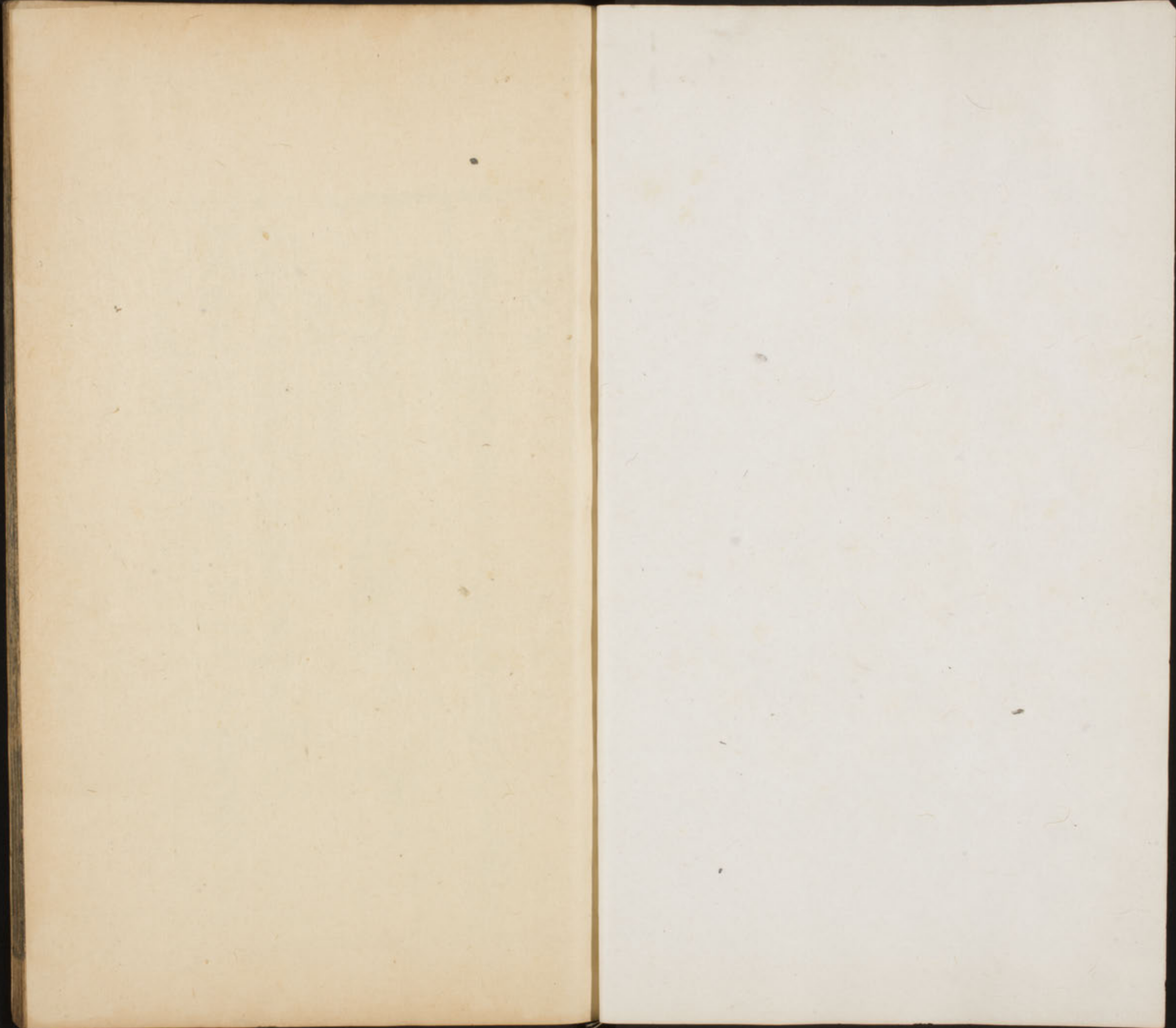
畢士安

子仲衍仲游

寇準

明監本宋史

卷七十



列傳卷第三十七

宋史二百七十八

開禧圖司上柱國銀青光祿大夫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統兼

勅

馬全義 子知節 雷德驥 子有終 孫孝先

王超 子德用

馬全義 幽州薊人 十餘歲學擊劍善騎射十五歲魏
帥范延光帳下延光叛晉祖征之以城降悉籍所部
來上全義在籍中因補禁軍以不得志遂遁去漢乾
祐中守真鎮河中召置帳下及守真叛周祖討之
全義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傷守真貪



而無謀性多怠克全義幾為晝葉皆不能用城陷遂
變姓名亡命周廣順初世宗鎮滑州全義往事之從
世宗入朝周祖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此人
忘於所事首在河中屢挫吾軍汝等宜效之世宗即
位遷右番行省從世宗戰高平以功遷殿前指揮使
從征淮南以功遷殿前指揮使右番都虞候恭帝即
位授鐵騎左第二軍都校領滑州刺史宋初歷內殿
直都知控鶴左廂都校領果州團練使從征李筠筠
退保澤州城小而固攻之未下太祖患之召全義賜
食御榻前問計對曰筠守孤城若併力急攻立可殄

滅倘以之適足長其姦爾太祖曰此吾心也即麾兵

急擊之全義遂敢死士數十人乘城攀堞而上為飛

矢貫臂流血被體全義接礮臨敵士氣益奮遂克其

城遷虎捷左廂都校領睦州防禦使又從征李重進

領控鶴虎捷兩軍為後致賊平班師殿功居多改龍

捷左廂都校領江州防禦使俄被疾太祖遣太醫診

視仍諭密旨曰僕疾間當殺以河陽節制全義疾已

亟但叩頭謝數日卒年三十八特贈檢校太保大同

軍節度使子知節

知節字子元幼孤太宗時以蔭補供奉官賜今名年

二百九十五
十八監彭州兵以嚴滋衆衆憚之如老將又監潭州
兵時何承矩為守鎮以文雅飾吏治知節慕之因折
節讀書雍熙間護兵博州契丹入邊敗我師於君子
館先是知節完城繕甲儲積芻粟吏民以為生事既
而契丹果至以有備引去徙知定遠軍時議譟河南
十三州之民輸餉河北轉運使樊知古適至軍議事
知節曰軍少粟多斂其紅腐尚當得十之六七知古
從之果獲粟五十萬斛分給諸屯遂省河南之役時
部民入保避寇卒有盜婦女首飾者護軍止答遣之
知節曰民避外患而來反罹內寇此而可恕何以肅

下即命斬之知深慶二州遷西京作防使旋知利州
李順之叛詔與劄繼恩同討賊繼恩恃勢自任悉知
節不附已遣守彭州行以羸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召
還成都知節累請益兵不從衆十萬攻城知節力
戰自晨抵騎士多死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天也即
橫槊潰圍出逢明援兵至復設謀入賊遂潰去太宗
聞而嘆曰賊衆我寡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加
益漢九州都巡檢使遷內園使會稽景祐帳下劉豸
臨牙突為亂連下州縣衆踰二千知節領兵三百追
至蜀州與戰豸走仰州知節曰賊破仰州必乘勝渡

江薄我既息而後戰官軍雖倍制之亦勞不如乘其
 弊急擊之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鎮與野遇殺之無
 餘二十人踰二紀矣知節曰羌亦人爾豈不懷歸悉
 遣之羌人感之訖終更不犯塞特州有銀坑威文鎮
 竭課額弗除主吏破產償之不足知節請蠲之章三
 上乃允遷西上閣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使自乾
 德後歲漕蜀物動踰萬計時籍富民以部舟運坐沉
 覆破產者衆知節請代督以省校而程其漕事自是
 損以免患徙知延州兼鄜延駐泊部署邊寇將

至方上元節遷命張愔啓關累次宴樂寇不測即引
 去會鎮州程德玄政事曠弛徙知節代之詔發漕魏
 等六州糧輸定武時矣交境上知節口糧之禾是資
 盜也止令於舟車所至收之寇無所得而遁車駕在
 澶淵時王超擁兵數十萬屯真定逗留不進知節移
 書請讓之超始出兵猶以中渡無橋為辭知節預命
 度材一夕而具曰德中徙知定州未幾拜東上閣門
 使樞密都承旨擢拜簽書樞密院事嘗是時契丹已
 盟中國無事大臣方言無端而知節嘗不然之嘗言
 天下雖安不可忘戰蓋兵以為戒自陳年齒未衰五

七年間尚可驅策如邊方有警願預其行但得副都
部署名及良馬數匹輕甲一熟足矣上以為然因命
製銅鐵鎖子甲以賜焉進宣徽北院使加兼樞密副
使時王欽若為樞密使知節度使為人過事敢言未
嘗少屈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時欽若罷顧方
降知節愈不為下大中祥符七年出為穎州防禦使
知澠州天禧初移知天雄軍召拜宣徽南院使知樞
密院事以疾乞罷除彰德軍留後知貝州兼部署將
行真宗聞其癯瘠止命歸鎮時上黨大名之民已爭
來迎謁未幾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謚正惠知即將家

子慷慨以武力智謀自許又能好善實又儒者所與
善厚必一時豪傑論事譽譽未嘗有所顧忌故聞其
風者亦知其為正直云

雷德驥字善行同州郃陽人周廣順三年舉進士解
褐磁州軍事判官召為右拾遺充三司判官賜緋魚
顯德中入受詔均定隨州諸縣民田屋稅稱為平允
宋初拜殿中侍御史改屯田員外郎判大理寺真官
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擅增刑名因上言欲求見
太祖以白其事未引對言請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太
祖詰之德驥對曰臣值陛下日新不食方震威嚴爾

帝怒令左方官出詔置極典俄慈辭懇為尚州司戶
 參軍刺文知德讓者為省郎以客禮之及吳興知州
 希宰相旨至則居之庭參德讓不能言出悉言興荷
 之適有言德讓至都為文訕上者興召德讓與語病
 遣吏給其家人取得之即執繫德讓具狀以聞太祖
 實其罪削籍徙靈武數年其子有鄰擊登聞鼓訴中
 言不法事趙普自是出鎮河陽召德讓為秘書丞俄
 分判御史臺三院事又兼判吏部南曹開寶七年同
 知貢舉太祖崩以德讓為吳越國言哀使還遷戶部
 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改職方員外郎克陝西河北

轉運使歷禮部戶部郎中人為度支判官太平興國

四年車駕在太原為太原西路轉運使六年同知京

朝官考課俄遷兵部郎中七年以公累降本曹員外

郎出知懷州未幾復舊官又命為兩浙轉運使其子

殿中丞有終亦為淮南轉運使父子同日受詔擢

祭之俄遷右議議六十六年熙熙二年及歸朝同知京朝

官考課初帝謂宰相曰朕前日閱吏籍程官為河北

轉運使所患不能周知群臣履行自今令德讓錄京

朝官履歷功過之狀引對既得漸識群臣得才委在

且使有官政者樂於召對員數累者耻於顧問可

高勸勸矣端拱初遷戶部侍郎會趙普等入相宣制之日德驥方正班不覺墜笏遂上疏乞歸田里太宗召見安諭之賜白金三十兩雖知考課止以本官奉朝請會議事尚書省乘酒叱起居會外即鄭楷為盜御史奏劾下御史臺案問具伏帝止令罰月奉而釋之詔趙普出守西洛帝終保全之淳化二年為其婿如京副使徧濯訟有鄭子秘書省校書郎考先內亂帝哀憐德驥忽暴揚其醜不以考先屬更止除名配德均州德驥坐失教責授感德軍行軍司馬并其子少府少監有終責授衛州團練副使德驥因慙憤成

疾二年卒年七十五有終為三司鹽鐵副使表乞追復舊官從之德驥無文采頗以強直自任性褊躁多忤物不為士大夫所與有鄰開寶中舉進士不第其父既歿風靈武意宰相趙普擢抑之時堂後吏胡濟李可度徑職歲久或稱其請託受賕而秘書丞王洞與德驥同年登第有鄰每造謁洞洞多以家事委之一日洞令有鄰市白金半錠因曰此令吾子知要與胡將軍蓋謂養也時又有招應攝官三任許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即得召試每用有鄰素與前攝上蔡三簿劉偉交游知信雖出三攝而一任失其辭由信造偽

三十一
印令其兄前進士侁書寫之因是得試過金遂其書
言其事並下御史府按鞠有鄰出入資家設其事多
實獄具億坐棄市湘等並決杖除名資可度仍籍其
家有鄰授秘書省正字賜公服訛劾銀鞍勒馬絹有
死自是累上疏密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書見得入室
以杖等其背有鄰號呼聞于外數日而死賜德駭錢
十萬以給喪事

有終字道成幼聰敏以蔭補漢州司戶參軍時侯陟
典選木疆難犯選人嗚署於廷無敢譁者有終獨抗
言願為大郡治獄拯此之曰年未三十安可任此

官有終不為沮署萊蕪尉知監左拾遺劉祺以有終
年少頗易之有終發言公姦賊祺坐罪杖流海島以有
終代知監事於是二司補更為治官率以賢進多恣
橫至是受署者懼有終率多避免太宗即位聞其名
遣內侍伍守忠回掌監事且察其治迹守忠至裁周
月即還奏有終疆濟之狀亟詔為大理寺以會德驤
任陝西轉運奏為解州通判特許德驤不巡察是州
有終入奏蓋池利害改贄善大夫令還權知軍事省
通判太平興國六年遷殿中丞知密州徙淮南轉運
副使賜緡魚改太常博士時德驤主簿兩浙往往省

于完三時人禁之雍熙中王師出征命為蔚州飛狐
路南軍轉運使入為鹽鐵判官歷戶部度支副使賜
金紫出知吳州淳化初就遷少府少監知廣州二年
女弟婿衛羅訟其家法不謹有終坐親累責授衡州
團練副使奪章服歲下外艱行及許田召歸入對賜
錢八十萬起為都官員外郎歷度支鹽鐵副使復金
紫時以江高嶺外茶鹽價不一細民冒禁私販多陷
重辟詔有終領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廣南路茶鹽制
置使就出鹽產茶之地以便軍裁制使還改工部郎
中知大名府下踰月復為少府少監徙知江陵李順

之亂王師西征命與裴莊為峽路隨軍轉運使同知
兵馬事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
遇盜格鬪衆渴乏會天雨軍士以堯年承水飲之且
行且戰進至廣安軍壘瀕江三面樹柵會夜陰晦賊
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自若賊
圍既合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死
者無筭就拜為諫議大夫知益州次簡州寓佛舍度
賊必至命左右重閉召土人嚴更警備初夕間道而
出賊圍守數重及壞寺入惟擊拆者在焉俄兼同招
安使賊平改知許州三年改給事中知并州真宗嗣

位加工部侍郎咸平二年代還知審刑院俄授戶部
使三年將廵師大名遣有絡乘駟先詣澶州督納糧
草車駕還次德清軍會益州奏至神衛戍卒以正旦
竊發害兵馬鈴轄符昭壽擁都虞候王均爲亂逐知
州牛冕即日拜有終瀘州觀察使知益州兼川峽兩
路招安捉賊事御厨使李惠洛苑使石普供備庫副
使李守倫並爲招安廵檢使給步騎八千命往招討
又以洺州團練使上官正爲東川都鈴轄西作坊使
李繼昌爲峽路都鈴轄崇儀副使高繼勳王阮並爲
益州駐泊都監供奉官閣門祇候孫正辭爲諸州都

巡檢使正月三日均率衆陷漢州進攻綿州旬日不
能下趣劔門先是知劔門祕書丞李士衡度寇必至
城不能守悉徙官帑保劔門焚其倉廩及署榜招軍
卒之流逸者得數十人已而賊果至士衡與劔門都
監左藏庫副使裴臻逆擊之時風雪連日均衆無所
掠唯食敗糟臻與戰斬首數千級賊衆疲劇宵遁還
保益州士衡即馳騎入奏上加之拜士衡度支負外
郎賜緋臻崇儀使領峯州刺史仍舊職知蜀州供奉
官閣門祇候楊懷忠聞變即調鄉丁會十一路巡檢
兵刻期進討蜀民不從賊者相率抗禦儕伍謂之清

壇衆擇清壇之魁七十餘人悉補巡檢將遣判官高本馳驛以聞十七日懷忠率衆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時均尚留劍門與賊將魯麻胡陣于江瀆廟前自晨至晡戰數合懷忠兵勢不敵退還所部懷忠部下多李順舊黨頗會剽劫故敗績焉懷忠移文嘉眉七州調軍士丁男來會二月再攻益州時均方遣逆黨趙延順攻邛蜀懷忠逆與之戰賊稍退懷忠與轉運使陳緯麾兵由子城南門直入軍資庫與緯署其庫籩均衆皆銀槍繡衣為數隊分列子城中賊兵出通遠門與懷忠戰數合會暮懷忠復退軍笮橋背

水列陣砦儲木橋南以扞邛蜀之路賊故不復能南畧自清水填温江金馬三道來攻儲木砦出官軍後焚江原神祠斷邛蜀援路懷忠三路分兵以抗之斬首五百餘級驅其餘衆入阜江獲甲弩甚衆乘勝逐賊至益州南十五里砦于鷄鳴原以侯王師均亦閉成都東門以自固是月有終等至令石普先與綿漢都巡檢張思鈞收復漢州進壁升僊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一日均開城偽為遁狀有終與上官正石普率兵徑入官軍分割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床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有終等緣堞

而隊李惠死之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為賊黨分騎追殺或因繫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脇士民僧道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棄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三月進攻彌牟砦斬首千餘級復為賊所拒四月賊由升僊橋分路來寇併軍於東偏有終率兵逆擊大敗之殺千餘人奪其織蓋金槍等物均單騎還城有終遣其子奉禮即孝若馳奏上召孝若問賊敗之由笑謂左右曰均鼠竊爾雖嬰城自守計日可擒矣孝若因言嘗習武藝願改

秩以効即補供奉官俄以刑部員外郎馬亮為轉運使國子博士張志言副之供備庫副使張昫為綿漢都巡檢使楊懷忠又分所部砦於合水尾澆花等處樹機石設篋籬以拒之賊自升僊之敗徹橋塞門官軍進至清遠江為梁而度有終與石普屯於城北門之西依壕為土山分設鹿角又得舊草場造梯衝洞車攻具普專主之高繼勳張昫孫正辭攻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阮攻城西楊懷忠與巡檢殿直閣門祗候馬貴攻城南賊將趙延順盡驅兇黨以拒旣而延順中流矢死又遣其黨丁重萬立城門上官軍射之

殪每攻城輒會兩城滑不能上官軍及丁夫為洞屋以進賊又鑿地道出掩之溺壕中死者十餘軍勢小斲時方暑濕軍士多疾有終市藥他州療之是月詔與翰叶議於城北魚橋又築土山八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廡趨敵棚覆洞屋以進逼羅城九月城北洞屋成賊對設敵樓以抗官軍有終遣卒焚之賊自是銷沮築月城以自固有終募敢死士間道以入賊為藥矢中者立死有終令卒蒙氈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北若鼓譟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

洞屋以進普穴城為暗門門成賊攢戟於前無敢進者有二卒請行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之賊鋒稍却遂入城有終登城樓下瞰賊之餘衆猶若天長觀前於文翁坊密設礮架高繼勳白于馬亮請給稻秆油糶衆執長戟巨斧秉炬以進悉焚之楊懷忠焚其砦天長觀前迨至大安門復敗焉是夕二鼓均與其黨二萬餘南出萬里橋門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詰朝與秦翰登門樓牙吏有受偽署官職者捕得立樓下傍積薪厝火其上索男子魁壯者令辨之曰某嘗受某職即命左右摔投火中自晨至晡

焚死者數百人時謂冤酷均既走度合水尾由廣都
畧陵榮趣富順監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初有
終遣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
為後援十月均至富順其將校以筏度江趨戎瀘蠻
境朝廷每歲子愛朔詔富順監具酒肴犒內屬蠻酋
是日裁設具而均黨適至皆食焉聞懷忠追騎將至
均心易之謂其黨曰東降懷忠令其衆負擔以行懷
忠距富順六十里於楊家市少憇賊衆在後者邀戰
懷忠遣騎士登高遠覘賊且語其左右曰縱賊度江
後悔無及聞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

擊之餘黨散走有奴舟將度江而遁者懷忠合強弩
射之溺死甚衆懷忠張旗鳴鑿入城均方在監署中
其衆多醉均窮蹙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其首詣懷
忠獲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衆禽其黨六千餘人逆
徒殲焉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之衆始至奪均首馳
歸成都梟于北市均本隸開封散從直後補軍校初
神御軍之戍成都者以均及董福分二指揮以領之
福御衆有法部下皆優足均縱其下飲博軍裝亦以
給費是歲車駕幸河朔符昭壽與牛冕大閱於東郊
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弊不等均衆因是慙憤益

州知州與鈴轄二廨並禁旅為牙隊歲除晁以酒肴犒部士而昭壽既驕恣復肆侵虐晁亦寬弛無政故詰朝合起為亂神衛卒既殺昭壽是日成都官吏方相與賀正聞變皆奔竄牛冕與轉運張適縋城而出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既而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或欲奉紹榮為帥者紹榮攝弓罵曰我燕人也比棄鄉土來歸本朝豈能與汝同逆汝亟殺我我肯負朝廷哉衆未敢動監軍王澤與均適至乃謂均曰汝所部為亂盍自往招安均既往叛卒即擁之為王紹榮自經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

設貢舉以張鉅為謀主鉅本名美太原舊卒後為神衛小校校槍營雁戰陣粗習陰陽以愛感同惡故勸均為亂均實蕙悞無謀嘗言官軍者至我當先路出迎自陳被虜之狀鉅聞之揮軍中子弟署寄班以防守均令不與人接見官軍圍城每射箭招誘及令均子弟至城下均皆不之知得前書對恣焚之自起至敗呀守止一城而已均初署親軍為天降虎翼後果為虎翼軍所殺賊既平遣承受供奉官楊崇勳奏傳告獎賜崇勳錦袍銀帶崇勳等有終加保信軍節度觀察習後以秦翰為內國使恩州刺史石普為益州團

練使高繼勳三阮並為宗儀使孫正辭為內殿崇班
李繼昌為冀州刺史張昉為供備庫副使楊懷忠為
供備庫副使馬貴為供奉官是役也懷忠之功居最
為石晉所忌朝廷微聞之遣寄莊安守忠接視戰所
畫得其功狀以故懷忠復遷崇儀使領恩州刺史四
年有終代還命為涇原懷渭鎮為路都部署辭不拜
改知未與軍府徙秦州景福初徙為并代副都部署
賜黃金四百兩丁內艱起復契丹入寇上幸澶淵詔
有終率所部由土門抵鎮州與大兵會既而王超彖
贊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其

雄張俄而契丹情勢還屯所就判并州召拜宣徽
北院使檢校太保二年七月暴疾卒年五十九贈侍
中錄其子孝考為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孝傑為內殿
崇班孝緒為供奉官孝恭為侍禁親族門客給事輩
遷補者八人有終個儻自任不拘小節有幹局沈敏
善所不畏強禦則好施歷與藩閫能士卒豐於
家錫官用不足則傾私蓄及權戚以給之家無餘財
奉身甚薄常所御者銅鞮勒馬而已第在崇仁里者
德驟所刻有終在蜀嘗貸備用庫錢數百萬奏納其
募償之優詔蠲免為宣徽使特給庶領公用錢歲二

子負身沒之日宿負猶不啻千萬官為償之三繼英
在樞密願忘有終進用曼言其在焉及乎邊厚費以
收士平心真宗不之信平保護焉

孝先字子思有鄉子也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
天長縣以術羅詒其內亂除籍配均州後復知宛立
縣李然降判陳州道其能加試大理評事契丹內寇
真宗幸大名孝先以部芻糧河北首至行在權太常
寺奉禮郎王均反益州隨孝父有終進討孝先率兵
鋒與賊戰升僊橋斬首數百得均金槍貢繳以獻改
將作監丞李繼遷隔一益州朝廷調兵軍費多出於民

關內大擾孝先請益募商人入粟塞下償以茶鹽石

對稱旨命馳驛陝西與轉運使鄭文寶議立規畫後
多施行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嘗建置三司拘收司
以檢天下財利出入之數詔如其請知興元府坐保
任失實降通判華州徙知鄆州宰相寇準舉換內園
使知貝州會慈州民張熙載詐稱黃河都總管籍並
河州郡芻糧數至貝州孝先覺其姦捕繫獄孝先欲
囚為此奇功以動朝廷迫司理參軍包瑛教熙載偽
為契丹謀者發景州刺史兼侍中司空大靈官使部
送京師樞密院按得孝先所教狀請澤州都監利號

三州改環慶路兵馬鈐轄知邠州踰年領昭州刺史
為益州鈐轄尋遷左藏庫使擢西上閣門使涇原路
鈐轄兼知渭州復知邠州徙耀州以為領軍衛大將
軍昭州刺史分司西京卒子簡夫

簡夫字太簡隱居不仕康定中樞密使杜衍薦之召
見以祕書省校書郎簽書秦州觀察判官公事既罷
居長安自以慶曆起不復肯隨衆調官多為岐路求
辟薦時三白渠久廢京兆府遂薦簡夫治渠事先時
谷米歲役六縣民四十日用楨木數百萬而水不足
簡夫用三十日楨木比舊三之一而水有餘知坊州

徙簡州用張方平薦知雅州既而辰州蠻酋彭仕義
內寇三司副使李參侍御史朱慶約安撫不能定繼
命簡夫往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二砦據其
險要拓取故省地石馬崖五百餘里仕義內附擢二
司鹽鐵判官以疾知魏同二州累遷尚書職方員外
郎卒錄其子爵臣為郊社齋即簡夫始起隱者出入
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閑中用兵以口舌押陞公卿
既仕自奉稍驕侈騎御服飾頓忘其舊里閭指笑之
曰牛及鐵冠安在
王超趙州人弱冠長七尺餘太宗召置麾下及

即位以隸御龍直行化二千累遷至河西軍節度使
殿前都虞候真宗嗣位以翊戴功加檢校太傅領天
平軍節度咸平二年秋太閱禁兵二十萬于東郊超
執五方旗以節進退上御戎幄觀之曰賜褒獎從幸
大名與都虞候張進並為先鋒都大點檢傳濟逗撓
得罪以超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鎮州行營都部署
又帥鎮定高陽閔三路兵入邊與戰于遂城西俘虜
二萬計斬其裨王騎將十五人手詔褒美李繼遷
陷清遠軍以超將西面行營之師禦之徙帥永興軍
宰相言超財堪將帥遂以超帥定州路行營王繼忠

副之尋加鎮定高陽閔三路都部署密遣中使賜以
御弓矢許便宜從事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咸
平六年遼師大入超召鎮州桑贊高陽閔周堇率兵
會石州堇以非詔旨不至遼兵圍堇都超贊率兵赴
之陣于縣南六里繼忠在陣東徧契丹出其背遮絕
糧道人馬乏困繼忠馳前與契丹戰超贊遂旋師繼
忠孤軍沒馬上即遣劉承珪李允則馳往祭遺劍之
狀生言鎮州副部署李福拱聖軍都指揮使王昇當
戰先旋福坐削籍流封州昇決杖配隸瓊州景德初
上親巡瀘淵召超赴行在復緩師期契丹遂深入會

南北通好故薄其責上罷超三路帥為崇信軍節度使徙知河陽又移鎮建雄知青州卒贈侍中再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武康超為將善部分御下有恩與高瓊同典禁旅嘗休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特將迎瓊即命董罰超以為非公行不當加罪人稱其怒然臨軍寡謀拙於戰鬪子德用

德用字元輔超為懷州防禦使補衙內都指揮使至道二年分五路出兵李繼遷超即兵六萬出綏夏德用年十七為先鋒將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二級俘掠畜產以數萬計進師烏白池他將多失道不

至虜銳甚超按兵不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勢却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絕其歸路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按轡繼遷躡其後左右望見隊伍甚嚴整莫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累遷內殿崇班以御前忠佐為馬軍都軍頭出為邢洺磁相巡檢盜張洪霸相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以輦車載勇士詐為婦人飾過邯鄲賊果來邀勇士奮出悉禽之徙督捕陝西東路盜賊相戒曰此禽張洪霸者皆相率逃去為環慶路指揮使尋以奏事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

宋史列傳卷三十七
指揮使歷內殿直都虞候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遷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初以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城壞久不治德用率禁軍增築之有詔褒諭徙冀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康州防禦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都虞候召還又為并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使歷桂州福州觀察使章獻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乃止太后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非故事也不奉詔仁宗閱太后閣中得德用前

奏軍吏事竒之以為可大用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馳驅自效賴陛下威靈待罪行閒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事帝遣使者趣入院遂為副使又之以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院事遷知院歷安德軍加檢校太尉定國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事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人皆異之言者論德用貌類藝祖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且謂得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有言德用市馬於府州者上其券乃

市於商人者言者猶不已降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
州州置判官家人皆惶恐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惟
不接賓客而已徙知曹州或謂德用曰孔中丞害公
今死矣德用曰中丞言官豈害我者朝廷亡一忠臣
可惜也起為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青州改澶州
陝西用兵久無功契丹遣劉六符來求復關南地以
兵厭境德用見帝流涕言臣前被罪陛下赦而不誅
今不足辱命帝慰勞曰河北方警藉卿鎮撫之又賜
手詔慰勉拜保靜軍節度使歲大熟六符見德用拜
曰此公仁政所及也徙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還奏

事復以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定州路都總
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契丹使諜者來覘或
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彼得實以告是服人之兵
以不戰也明日大關接桴鼓之士皆踊躍進退坐作
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幟
所向覘者歸告契丹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遂
徙陳州又徙河南不行入奉朝請出判相州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徙鄭州封祁國公還為會靈
觀使德用素善射雖老不衰侍射瑞聖園辭曰臣老
矣不能勝弓矢帝再三諭之持二矢未發帝顧之使

必中乃收弓矢謝一發中的再發又中帝笑曰德用
欲中即中爾孰謂老且衰乎賜襲衣金帶加檢校太
師復判鄭州徙澶州改集慶軍節度使封冀國公皇
祐三年上疏乞骸骨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
書門下班德用將家子首知軍中情滿善以恩撫下
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嘗攻戰而名
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皆呼德用曰黑王相公帝嘗
遣使問邊事德用曰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
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于屢敗誠願不以陣圖
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立異効帝以為然德用雖

致仕乾元節上壽預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
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至和元年遂以為樞密使命
入謁拜明年富弼相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防射
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
皆得人矣帝聞之賜弓一矢五十後封魯國公求去
位至六七乃以為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為
同群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聽子孫一人扶掖
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中書令謚武恭加賜其家黃金
德用諸子中咸融最鍾愛晚年頗縱之多不法後更

折節自飭官至左藏庫使眉州防禦使
論曰全義德驥遇知太祖太宗超復翊戴真宗宜致
崇顯然董董無瑜人者而各有子勒勳於國籍若知
節生將家喜讀書立朝事事以剛正稱天下其邦之
司直歟有終起進士明幹知兵平蜀鉅賊振聲鄰敵
可謂肇敏戎公矣至於精神折衝名聞四夷矯矯虎
臣則德用其有焉

列傳卷第三十七

列傳卷第三十八

宋史二百七十九

閏府儀同三司柱國鎮軍國重事前軍君緝魯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管脫等奉

勅脩

王繼忠 傅潛 張昭附 戴興 王漢忠

王能 張凝 魏能 陳興

許均 張進 李重貴 呼延贊

劉用 耿全斌 周仁美

王繼忠開封人父玠為武騎指揮使戍瓦橋關卒繼
忠年六歲補東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給事左右
以謹厚被親信即位補內知崇班累遷至殿前都虞

候領雲州觀察使出為深州副都部署改鎮定高陽關三路鈐轄燕河地都轉運使遷高陽關副都部署俄徙定州咸平六年契丹數萬騎南侵至望都繼忠與大將王詵及孫贊等領兵援之繼忠至康村與契丹戰自日收至乙夜賊勢小却遲明復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斷餉道賊貨皆畏縮退師竟不赴援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日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遂陷于契丹真宗聞之震悼初謂已死優詔贈大將軍節度贈博加等官廿六子景德初契丹請和命繼

忠奏章乃知其尚在朝廷從之自是南北戰兵繼忠有力焉歲遣使至契丹必以襲衣金帶器幣茶藥賜之繼忠對使者亦必泣下嘗附表懇請召還上以誓書約各無所求不欲渝之賜詔諭意契丹主遇繼忠甚厚更其姓名為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封楚王後不知其所終子懷節懷德懷政真宗宮邸攀附者繼忠之次有王守德三濟州刺史蔚昭敏至殿前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翟明至洺州團練使王遵度至磁州團練使楊保用至西上兩門使康州刺史鄭懷德至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未州團練使張承

易至禮賓使吳廷鼎至供備庫使白文華至引進使
昭州團練使彭齊至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武昌軍
節度靳忠至侍衛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郝榮至
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陳至至冀州刺史崔美至濟
州團練使高漢美至鄭州團練使楊謙至御前忠佐
馬步軍副都軍頭河州刺史

傳潛冀州衡水人少事州將張廷翰太宗在藩邸召
置左右即位隸殿前左班三遷東西班指揮使征太
原一日再中流矢又從征范陽先至涿州與契丹戰
生擒五百餘人翌日上過其所見積尸及所遺器仗

嘉歎之師旋擢為殿前一都虞候上封樞密言潛從
行有勞賞薄復加馬步都軍頭領羅州刺史改捧日
右廂都指揮使領富州團練使遷日騎六武左右廂
都指揮使領雲州防禦使八年雍熙二年命大將曹彬北
征以潛為幽州行道營前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師敗
於拒馬河責授右領軍尚書大將軍自檢校司徒降為
右僕射仍削功臣爵邑明年起為內外馬步都軍頭
領潘州防禦使尋拜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端
拱初加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昭化軍節度出為高陽
關都部署淳化二年四月拜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領

武成軍節度至道中出為延州路都部署改鎮州真
宗即位領忠武軍節度數月召還咸平二年復出為
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契丹大入緣邊城堡
悉飛書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餘咸自置鐵槌鐵
棰爭欲奮擊潛畏懦無方畧閉門自守將校請戰者
則醜言罵之無何契丹破狼山砦悉銳攻威虜畧寧
邊軍及初趙游騎出邢洛鎮定路不通考踰月朝廷
屢間道遣使督其出師會諸路兵合擊范廷召秦贊
秦翰亦屢促之皆不聽廷召等怒因詬潛曰公懼怯
乃不如一嫗爾潛不能答都鈐轄張昭允又屢勸潛

潛朕曰賊勢如此吾與之角適挫吾銳氣耳然不得
已分騎八千步二千付廷召等於高陽關逆擊之仍
許出兵為援洎廷召等與契丹血戰而潛不至康保
裔遂戰死及車駕將親征又命石保吉上官正自大
名領前軍赴鎮定與潛會潛卒逗留不發致敵騎犯
德棣渡河湊淄齊劫人民焚廬舍上注大名而邊捷
未至且諸將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
而不聞上繇是大怒乃遣高瓊單騎即軍中代之令
潛詣行在至則下御史府命錢若水同劾按一夕獄具
百官議法當斬從駕群臣多上封請誅之上貸其死

下詔削奪潛在身官爵并其家屬長流房州潛子內
殿宗班從範亦削籍隨父流所仍籍沒其貲產五年
會赦徙汝州景德初起爲本州團練副使改左千牛
衛上將軍分司西京大中祥符四年車駕西巡至洛
因命從駕還京遷左監門大將軍還其宅久之判左
金吾街仗天禧元年卒張昭允者字仲孚衛州人以
父乘蔭試大理評事潘美妻以女奏換右班殿直以
久次遷通事舍人端拱初契丹內擾命爲雄州監軍
敵騎乘秋掠境上昭允與知州田仁朗選銳卒襲其
帳敗走之進西上閣門副使提總左右藏金銀錢帛

昭允以諸州絹常度外長數尺請裂取付工官備他
用歲獲羨餘既而十年受冬服慶之不虞程出怨言
昭允坐是官俄起爲崇儀副使累遷西上閣門使河
西馬步軍鈐轄也石州會討李繼遷王元昊夏竦州
路領發陣起深入數百里踰白池道阻絕昭允以
所部獲之俄又大敗真宗即位以昭允意懷皇后姊
壻頗被親信咸平二年命爲鎮定高陽興行營馬步
都鈐轄時傳浩爲都部署畏懷城守昭允屢勸其出
兵浩發兵不動浩既得罪昭允亦削奪官爵長流道
州景德二年起爲楚州團練副使改右神武衛千夫

中興將元年辛卯元喜等札習射曉音律子正中若
中

戴與關封雍丘人年才餘歲以勇力聞里中及長身
長七尺餘美髭髯眉目如畫太宗在藩邸與語府求見
奇之留帳下即位補御馬左直遷直長尋遷御龍直
副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中流矢補御龍弓前直指
揮使遷都虞候一日帝問與曰汝頗有專屬否對曰
臣父延正兄進皆力田即召延正為講術將軍進為
天武軍使俄以與領嚴州刺史改天武左廂都指揮
使領勝州團練使雍熙三年曹彬等北征矢律諸將

多坐黜免以與為侍衛步軍都虞候領雲州防禦使
契丹撓邊命與屯澶州以備非常改本州觀察使充
天雄軍副都部署端拱初遷步軍都指揮使領鎮武
軍節度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歷澶州天雄軍都部署
改殿前副都指揮使出帥鎮定二州時盜賊群起會
五巡檢兵討之踰月不能克與陰勅所部潛出擊之
擒戮殆盡未幾從高陽關遷殿前都指揮使領定國
軍節度賜白金萬兩歲加給錢七百萬淳化五年出
為定武軍節度歲加給錢千萬西北未平徙夏州路
行營都部署知州事時五路討李繼遷與所部深入

千餘里不見賊會太宗崩三上表求赴國哀不俟報
上道及至京師以擅離所部左遷左領衛上將軍咸
平初兼判左金吾街仗俄出知京兆府卒贈太尉遣
中使護其喪歸葬鄉里錄其子永和永豐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彭城人少豪蕩有膂力形質魁
岸善騎射節帥高繼冲欲召至帳下漢忠不往因毆
殺里中少年遂已經宿復蘇其父遣人追及於蕭縣
漢忠不肯還西至京師太宗在藩邸召見奇其材力
置左右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內殿直都知從征
太原先登流矢中眸戰益急上壯之遷東西班指揮

漢忠繼元降以所部安撫城中師還殿前左班指
揮使二遷右班都虞候領涿州制史雍熙中改馬步
軍都軍頭端拱初出為賓州團練使歷冀貝二州部
署徙天雄軍二年入為侍衛馬一甲都虞候領洮州觀
寨使高陽關副都部署契丹南侵漢忠合諸軍擊敗
之斬敵甚衆淳化初徙定州五年遷殿前都虞候真
宗即位自中山召歸俄復出為高陽關都部署遷順
威塞軍節度咸平三年又為河原環慶兩路都部署
兼安撫使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改鎮定高陽關都
部署三路都排陣使契丹掠中山漢忠率諸將陣于

野契丹道追斬甚衆獲其貴將加殿前副都指揮使
改領保靜軍節度五年罷西面經略使命漢忠爲解
寧環慶兩路都部署李允正宋流爲鈐轄領戍兵一
萬三千人妻漢忠分道控制數月召還坐違詔無功
責爲左屯衛上將軍出知衣州常奉外增歲給錢二
百萬未上道暴得疾卒贈太尉以其長子內殿崇班
從古爲閣門祗候次子從政從益爲左右侍禁漢忠
有識略軍政甚肅每行師詰旦必行者祝曰願軍民
無犯吾令違者一毫不貸故所部無盜性剛果不務
小節輕財樂施好讀書頗能詩喜儒士待賓位有禮

名稱甚茂以是自矜尚群帥不悅漢忠沒後其子從
言詣闕上書訟父寃因歷詆群臣有行賂樹黨及蒙
蔽邊防屯戍艱苦之事真宗命樞密王繼美等問狀
從言止誦狀中語他無所對上以從言行御史具伏
乃進士楊奩爲之辭從言坐除名配隨州逢杖配春

州

王能廣濟定陶人初舉州將袁彥太宗在晉邸召置
左右即位補內殿直大慶至殿前左班指揮使進散
員都虞候久之領潘州刺史再遷殿前右班都虞候
兼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咸平初自捧日右廂都

指揮使出為濟州團練使知靜戎軍建議決觀河斷
 長城口北注雄州塘水為我馬限方舟通漕以實塞
 下只開方田盡靜戎順安之境北邊未寇能擊走之
 初真宗詢于校勳勇者委以方面因語宰相曰聞王
 能魏能頗宣力公家陳興張禹班亦有聲于時才固
 難全拔十得五亦有勳也景德初擢本州防禦使與
 魏能張凝並命出為邢洛路都部署俄改鎮定高陽
 關三路行營都部署押萊先鋒護城邢州躬率丁夫
 旦暮不離設所宴犒周洽會詔使自北至者言之手
 詔褒飭連徙天雄軍高陽關二部署改定州副都部

署大中祥符二年詔合鎮定兩路部署為一命能領
 之明年召入拜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領曹州觀察
 使祀汾陰留為京城巡檢兼留司殿前司事禮成加
 領振武軍節度使為鎮定副都部署兼知定州八年
 表求入覲許之先是節帥陞見必飲於長春殿掌兵
 者則不預至是特令用漢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則
 殿前馬軍帥皆當侍立繇是特令諸帥預坐自是掌
 兵者率以為例俄還屯所改領靜江軍節度天禧元
 年轉都指揮使領保靜軍節度是冬代還入見以足
 疾免拜賜宴累表求解特與告醫療二年制授彭

信軍節度使軍職赴鎮以地進其鄉里寵之也明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而錄其子守信等官

張凝滄州無隸人少有武勇倜儻自任鄉人趙氏子以材稱凝耻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業之百步射之凝一發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樹而立觀者數服節帥張美壯之召置帳下太宗在瀋陽聞其名以隸親衛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散祇候班都虞候淳化初以其有材幹與王斌王憲並授洛苑使凝領繡州刺史賜襲衣金帶每頒賚必異等出為天雄軍駐泊都監移貝州改高陽閔行營鈐轄六宅使真宗

踐阼加莊宅使遷比作坊使咸平初契丹南侵凝率所部兵設伏於瀛州西出其不意腹背奮擊挺身陷敵凝子昭遠年十六從行即單騎疾呼突入陣中夜疑出左右披靡不敢動明年契丹兵大至車駕幸大名凝與范廷召於吳州東分據要害斷其歸路契丹宵遁凝縱兵擊之盡奪所掠生口資資田徙鎮定高陽閔路前陣鈐轄遷趙州刺史四年召還代潘璘為邠寧環慶靈州路副部署兼安撫使時斥堠數擾轉運使劉綜懼飛說不給問計於凝凝曰今當深入因敵資糧不足慮也乃自白豹鎮率兵入敵境生擒賊將

受虜二百餘帳烏糧八萬斬首五千餘獲牛馬器甲
二萬降九百餘人慶州蕃族胡家門等禁黠難制疑
因棄破之又熟戶與生老錯居頗為誘脅疑引兵至
八州原分水嶺柔遠鎮降峇巖等百七十餘族合四
千戶遣境獲安就加寧州團練使景德初遷本州防
禦使代楊嗣為定州路行營副部署徙保州駐泊又
兼北面安撫使時王超為總帥以大兵領中山朝議
擇疑與魏能田敏場延昭分握精騎僕契丹至則深
入以牽其勢超堂呈請四人悉隸所部上以本設奇兵
撓敵之心腹若復取裁大將則無以責效乃令疑等

不受超節度時魏能退撓退保城堡眾皆憤排責讓
能疑獨默然或問之疑曰能羸材險愎既不為諸君
所容吾復切言之使其心不自安非計也上聞而嘉
其有識車駕觀兵澶淵疑率眾抵易州既而契丹受
盟北歸所過猶侵剽不已遂以疑為緣邊安撫使提
兵驅其後契丹乃不敢略奪改高陽關部署明年議
勞就加殿前都虞候卒疑忠勇好功名累任西北善
訓士卒繕完器械前後賞賜多以擣師家無餘資京
師無后第真宗憫之贈彰德軍節度遣中使護喪
還京官給塋事厚卹其家子昭遠

魏能軀人也少應募隸雲騎軍後選補騎左射又隸殿前班七遷散員左班都知舊制詔軍辭見才器勇敢或迥異出群者許將校交舉以任使毋枉其志能時成外藩咸未有舉者太宗曰能材勇過人朕可自保由是進用之端拱二年加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歷殿前左班都虞候領溪州刺史加秩轉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三年真拜黃州刺史明年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前陣鈐轄五年知鄭州團練使復任威虜軍契丹入寇能當城西與諸將合戰無憚色大敗其衆斬首一萬給契丹統軍鐵林公來薄陣能發矢殪

之并其將十五人奪甲馬兵械益衆契丹復入能率州軍逆戰南關門潰其子政與都監劉知訓間道絕敵行勢戰數十合退薄西山下破走之獲器甲十八萬契丹嘗謀入鈔能偵知即發兵逆擊生擒酋帥殄滅殆盡六年改威虜軍部署知軍事士民詣闕下乞留能詔嘉之能建言成卒逸邊境者請及其妻與子爲奴婢上慮嚴迫聽緩期自新違以法坐會浚順安軍營田河道以拒寇徙莫州路部署石普屯兵順安之西境詔能與楊延昭曰敵將南爲備景德初破敵長城口追越陽山斬首殺獲兵器益衆詔賜錦袍金

帶復以所部禦寇于順安六月召拜防禦使復出爲
寧邊軍路部署詔推能果累再任以威虜使副精兵
伺敵動止邊人百餘掠居民樹蕃僧爲帥能與田敏
揚勳合兵設伏擊之擒其帥賊來逼城能出兵拒之
小岫即卻陣入城張每以兵擊部之會詔能與疑領
偏師分道入幽易牽制契丹之勢能畏怯不前且不
戒所部多俘奪人馬俄徙屯定州及遣疑躡迹北行
能竊險自度無功心愧多怨辭以訕聞朝議謂能剛
猾少檢不可專任乃命蔡政敏爲鈐轄俾同職焉明
年師還大名時王能曹瑛各領兵歸關如城下鈐轄

孫全照遣能礮之師由北門分道先入能帥繼之能
怒全照之後已即疾驅競入全照射之能嘆惜不堪
奪全照弓以去翌日請判府王欽若誣全照射傷押
隊閣門楊凝詞頗紛競全照密疏能推兵退縮師緩
失期及師旋不整狀上初聞能逗遛微怒會全照奏
乃質實于張凝白守素等即責授右羽林將軍出爲
鞏縣都監明年以自陳特改官右驍衛大將軍號州
都監累遷加領康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八年卒錄其
子正爲閣門祇候靖爲三班奉職
陳興澶州衛南人開寶中應募爲卒得隸御龍右直

太宗征河東幸幽陵興常從特被賞賜累遷天武指
揮使端拱中改御前志佐步軍副都軍頭王超為并
代部署奏興隨軍遣戍汾州明年李繼隆行營河西
異隸麾下部清朔龍衛諸軍克綏夏銀州繼隆命權
知夏州尋還屯所受詔提轄河東緣邊城池器甲芻
糧至道初繼隆薦其材幹召補御龍弩直都虞候咸
平初為馬軍都軍頭領蒙州刺史二年真授憲州刺
史知霸州從滄州副都部署移石隰駐泊會城綏州
詔與錢若水往視利害事具若水傳又從涇原儀渭
鎮戎軍部署上言鎮戎軍去渭州瓦亭砦七十餘里

中有二堡請留兵三百人必之俄與曹瑋素熟領

抵鎮戎軍西北武延鹹泊川掩擊嘉寇董理於曠野

二万餘級生擒三百餘人奪鎧甲牛羊駝馬三萬計

詔善嘉獎賜金帶錦袍器幣繼遷所部康奴族往歲

鈔劫靈州獲糧恃險與衆尤桀驁難制復與秦翰等

合衆進討窮其巢穴俘老幼獲器畜其衆盡焚掘其

窖藏復詔褒之仍加賜賚其年六月舍元首領潘羅支

言欲率諸蕃擊賊請會兵靈州上以道遠難刻師期

詔興候羅支報至即勅所部過天都山以援勿須奏
命會繼遷死事寢景德三年遷本州團練使知孫州

興起行伍有武畧所至頗著聲績真宗言軍校之材
必以興為能大中祥符初召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領登州防禦使出為郟寧環慶路副都部署兼知
郟州坐擅釋劫盜罷軍職改徐州防禦使知懷州六
年立

許均開封人父邀太常博士均建隆中應募為龍捷
卒在遼州以功補武騎十將賜錦袍銀帶開寶中遷
武騎副兵馬使從事徵征金陵率衆陷水若流夫貢
寺改本軍後從征河東攻隆州城先登陷之守八剌
邊副指揮使而後屢被當養亦在抗州依德經論治

黨為亂均從巡檢使周瑩悉擒殺之端拱初補指揮
使從李繼隆奉翰赴夏州擒趙保忠令均率兵衛守
改龍衛第四指揮使俄而夏州賊乘犯境一日十二
戰走之入從石普擊賊于原州牛欄砦深入獲牛羊
漢生口甚衆普善上其功遷第三軍指揮使咸平初
以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戍秦州王均之亂遣衆傳
之蜀隸雪有終廬下守魚橋門又從秦翰追殺賊黨
於廣都降其衆七十餘驛召授東西班都虞候領順
州刺史五年稍遷散員都虞候嘗召見訪以北面邊
事翌日真拜磁州刺史深州兵馬鈐轄六年改涇州

駐泊部署數月知鎮戎軍嘗出巡警至隴山木峽口
 真宗以其無效離城慮有狂寇突奔詔言戒教俄以
 其不明更治用曹瑋代之徙為邠州駐泊部署改永
 興軍部署車駕將巡澶淵詔均與知府向敏中及鳳
 翔梁鼎同提總諸州巡檢捕盜事至河陽召赴行在
 時有主長壽者本亡命卒有勇力多計慮聚徒百餘
 是春抵陳留剽劫縣民捕之不獲朝廷遣使益兵逐
 之澶濮間會契丹南侵夾河民庶驚擾長壽結黨愈
 衆人皆患之均至胙城長壽與其徒五千餘人入縣
 鈔掠均部下徒兵楊袒與闔均以方略誘之生擒長

壽斬獲惡黨皆盡上以方禦敵未款因捕賊獎均
 賞均部下卒破傷者賜帛遷級焉明年追叙前勞擢
 為本州團練使尋出知代州四年秋均被疾以米銳
 代還未至而均卒錄其子懷忠為奉禮郎懷信為行
 禁幼子懷德自有傳

張進兗州曲阜人學勇善射挽疆及石餘應募曹州
 隸鎮兵太祖親選勇士奇進才力以補控鶴言積勞
 至御龍營直都虞候領恩州刺史至道中兼御前忠
 佐步軍都軍頭太宗嘗幸內廐進以觀技執銳前導
 體質魁岸迫出儕輩太宗熟視異之擢為天武右廂

都指揮使領州團練使咸平初遷昭州防禦使充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京城左右廂是檢亦幾遷奉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二年秋闕武近郊進與殿前
都指揮使王超親執金鼓節其進退軍容喜肅從上
北征又與超嘗勾大陣及先鋒策應三年權殿前都
虞候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鎮州副部署從天雄軍部
署會河決鄆州王陵口發數州丁男塞之命進董其
役凡月餘畢詔褒之移并代副都部署李繼遷寇麟
州州將遣單介問道乞師太原諸將以無詔旨猶豫
未決進獨抗議發兵赴援既至而圍解李詔褒美契

丹侵中山命進率廣銳二萬騎由土門會兵鎮之未
至而敵退得歸皆以崇德元年奉上道中使護長還
京官給養事于元曾恩內殿京班開門執儀大禧末
錄其次子元素為三事借職

李重貴孟州河陽人獎拔擢備善騎射少事壽餘王
審琦頗見親信以明皇之補合流鎮將鎮有群盜少
其尚少謀夜入劫鈔重貴知之即築棚課民習射盜
聞之潰去太宗在藩邸知其素幹召隸帳下即位補
殿前指揮使累遷至龍衛左第四軍都指揮使領河
州刺史檢校日右廂都指揮使領靈州團練使至道

二年以爲薊州團練使未行會命將五路討李德
以重貴爲薊州團練使路都部署得對使殿因言
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畜牧無定若使戰鬪則不
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太盛不來獲戰且
遠適欲追則人馬乏食將時則地無以置賊既亦
臣輩何顏以見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劍以賜又累遣
使撫勞說而諸將果無大功及還命爲代并副都部
署貞宗即位加本州防禦使徙高陽開行營副都部
署咸平二年契丹南侵議乞兵楊燿張凝領乞鋒
敵重貴率策應兵酣戰全軍而還范廷名自定州至

遇契丹交兵戰康保軍大陣爲敵所覆重貴與凝赴
援腹背受敵自中盡力戰敵乃退時諸將頗失
部分獨重貴與凝全軍還也凝議上請立楊燿張凝
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
之明年春以勞進階及食邑徙知貝州召至勞問復
遣入郡是冬徙滄州徙泊劉都部署兼知州事以疾
求還京就醫藥既愈遷薊州天雄軍二部署又知
冀州景德初李重貴薨命重貴爲大內都部署明年
春以重貴知薊州以重貴爲武衛大將軍領藩州防禦
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大中祥符三年卒

字延壽并州太原人父察周淄州馬部都指揮使資
少為驍騎卒太祖以其材勇補東班長人承旨遷
雄軍使從王全斌討西川身當前鋒中數創以補
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去職親選軍校以資為鐵騎
軍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喋而墜者數四面
賜金帛獎之七年從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為馬
軍副都軍頭稍遷內員寮直都虞候雍熙四年加馬
步軍副都軍頭嘗獻陣圖其要及柵營此石之策求領
是任召見令之作成執營其策執馳騎揮鐵鞭乘
槊旋繞廷中數四又引其四子必與必改必求必頭

以入送舞劍盤梨賜白金數百兩及四子衣帶巾端拱
二年領富州刺史俄與輔超並加都軍頭淳化三年
出為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至也所以無統御材
故遷州刺史又以不能治民復為都軍頭領扶州刺
更加康州團練使咸平二年從幸大名為行宮內外
都巡檢真宗嘗補直校言汝已功或至譴譴資獨進
曰臣月奉百千所用不為半泰幸多矣自念無以報
國乞改更求遷權將悉權遷及生再拜而退宸嘉其
如公三年元德皇后崩命資護衛及還而卒
資有膽勇嘗得聖筆常言願死於敵偏文其體為赤

心殺賊字至於妻妾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創字曰
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及作破陣刀陣魔杆
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鋒利首垂鬚為服
飾詭異性復鄙誕不地理盛冬以水沃我切莫其長
能寒而勁使其子嘗病瘡到服為愈瘡之瘡卒後擢
必顯為軍副都軍頭

劉用相州人祖高進河中府馬步軍都指揮使父守
忠左驍衛大將軍致仕用號善律善騎射事太宗于
晉邸即位補軍職累遷散都頭都虞候端拱初為馬
步軍副都軍頭領涼州刺史鎮定招安使轉捧日都

指揮使李順亂蜀為西路行營節度使平遷祈州刺
史至道初為河西烏白池都鈐轄斬首千餘級奪馬
五百疋改高陽關副都都者真宗即位加本州團練
使并州副都部署咸平中徙貝州俄知瀛州復為高
陽關副都部署時焘謀殺用建議益邊兵候其商
牧由率驍銳出東路以牽制其勢因圖上地形上召
宰相閱視可其奏且令轉運使於保州慶虜靜戎順
安等州預備資糧六年命將三路成師討高麗用與劉
漢傑等思明領兵五千由東路會於普魯全照犄角
攻之未幾與鎮州副都部署景憲初為邢州都部署車駕

元征用以兼守之勢遂自邑歷知齊陳德三州大中
二年

兵二戰莫別存存人之類後順軍夜令武少監律頭
勢謂陳博博謂有洛侯相顯夜西蜀全斌往省來冊
沂江夜大風失機漂七十三五磨風未止舟急泊岸
人頗異之後滿京師屢太宗在滿部全斌候拜于中
獨自薦前幹得召試武藝以善左射隸帳下即位補
東班承旨稍遷驍猛副兵馬使從征大原還遇契丹
于蒲陰追擊至徐河因據水口要守遷補日騎副兵
馬使雲騎軍使屯瀛州與契丹戰所乘馬兩中流矢

死凡三易乘戰不却契丹爲引去端拱初擊蕃部求
宥州敗之歷雲騎指揮使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
改馬軍都軍頭以深州累轉散直都虞候領順州刺
史改殿前左班都虞候馬步軍都軍頭全斌在軍中
有能名真宗嘗召問邊事全斌口陳利害甚稱旨因
謂輔臣曰元澄鄭誠耿全斌人多稱之觀其詞氣若
有志操止在宿衛無以見其才宜以邊郡試之遂拜
雄州刺史知深州徙石隰部署以備河西繼遷死全
斌率兵入伏洛關誘蕃部來歸者數千人俄知安肅
軍嘗繪山川險易爲圖以獻契丹來侵自山北抵河

齊全斌遣子從政焚橋砦分率精兵擊走之改冀州
刺史高陽關鈴轄擢從政爲侍禁寄班祇候大中祥
符初封禪泰山以爲濮州鈴轄其年還京師卒

周仁美深州人開寶中應募隸貝州驍捷軍關南李
漢超選備給使屢捕獲契丹謀者從漢超戰于西嘉
山身中重創補隊長漢超上其功隸殿前班賜衣帶
鞍勒馬什物奴婢器械命王繼恩引入縱觀過祇候
庫太祖問其力能負錢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
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負四萬五千因賜之稍遷右
班都知御前中佐馬軍副都軍頭戍環州時牛耶泥

族累歲爲寇仁美與陳德玄宋思恭往擊之斬首三
千級獲牛羊三百餘發戍旌固窖以餉師又與思恭
討募窟泉爰拖族格鬪斬八十餘級至道初石昌
耶泥族復叛德玄令仁美提兵撫輯之仁美謂石昌
鎮主和文顯曰此賊不除邊患未弭因厚設殺酒召
酋長二十八人縛送州獄自是諸族惴畏二年又與
馬紹忠白守榮田紹斌部芻糧知清遠軍仁美爲先
鋒至岐子平與虜角走之明日又戰于蒲洛河自巳
至戌戰數十合進壁乾河紹忠守榮皆敗走紹斌退
止蒲洛獨仁美所部不滿三千身中八創護芻糧官

吏直抵清遠紹斌繼至深歎其勇幹表上其功時運
糧民道路被傷者相繼仁美領徒援護悉抵環州又
遇虜於橐駝路擊走之先是諸蕃每貢馬京師為繼
遷邀擊仁美領騎士為援賊不敢犯補澶州龍衛軍
都虞候部署李繼隆奏留麾下選軍中仇徒者千人
令仁美領之屢入敵境戰有功俄還澶州召見會令
諸軍射仁美自陳筋力未衰願對殿廷發二矢上許
之既而前癸曰臣老於戎門多戎外郡罕曾入覲京
闕前後征行體被三千餘創今日得對萬乘千載之
幸儻或備員宿衛立殿庭下一日足矣上顧傳潛而

笑潛亦稱其武幹力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潛屯北
面常以自隨契丹攻瀋陰仁美領萬騎解其圍又從
王超屯鎮定儀渭累遷龍衛軍都指揮使領順州刺
史復屯鎮定時州有亡命卒聚盜剽村間為患三超
委仁美招捕仁美選勇敢卒詐亡命趨賊所得其要
領即自往諭以禍福留賊中一日超忽失仁美來之
甚急詰旦仁美至具道其事乃出庫錢付仁美為賞
不數日賊悉降凡得二百餘人以歸軍義景德中徙
屯陳州入掌軍頭引見司大中祥符元年從駕泰山
命檢視山下諸壇莊宰祭饌明年為海州團練使

四百七十一
知衛州俄改滄州部著移高陽關副部署八年擢為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領慶州防禦使權京新成內都巡檢
廂都指揮使改領端州防禦使權京新成內都巡檢
先是巡兵捕亡卒盜賊不獲皆有罰而獲者無賞仁
美因差立賞格以聞詔從其請天禧三年卒

論曰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
在朔庭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
潛為三路帥握兵八萬餘大敵在前追撓畏縮致康
保裔以無援戰沒此而不誅宋於是乎失刑矣興均
輩或由藩邸進或自行伍起一時際會出則書勳轅

門入則拱扈巖陞求其如古名將則未之見也

列傳卷第三十九

宋史二百八十

開禧元年三月魏國軍國重事節制使丞相兼樞密院事都督總管

初修

田紹斌

王榮

楊瓊

錢守俊

徐興

王杲

李直諤

白守素

張思鈞

李琪

王延範

田紹斌汾州人仕河東劉鈞為佐聖軍使戍遼州周顯德四年領五十騎來歸鈞居其父母家屬世宗召補驍武副指揮使宋初隨崔彥進征李筠攻大會營破之以功遷龍捷指揮使又敗筠於澤州李璘討筠

退保澤州紹斌鑿濠圍守流矢中左目前軍部署韓
 令坤以其事聞及太祖召見于潞州紹斌殺普魯蓋
 象奪其鎧甲又從討李重進于揚州壁城南園二日
 城潰斬首踰千級賜袍帶絡帛尋補馬軍副都軍頭
 龍衛指揮使下荆湖平嶺南率習從行討蜀薛六將
 劉延讓麾下會全師雄寇神泉紹斌率所部敗其黨
 數千時漢劍道梗因賴以寧太祖遣使孫晏齎詔賜
 賚有加凡在蜀三歲剽盜殄除還改龍捷都虞候嘗
 盜官馬買直盡償傳通事發獄具有司引見講武屢
 紹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外遣內

侍私謂之曰爾今死有餘責紹斌曰石恩貸臣死當
 盡節以報俄復利見釋之且密賜白金會征江南擇
 諸軍借事得五百人為步闡軍令紹斌領之及率雲
 騎二千抵昇州城下克獲居多太祖親討河東命紹
 斌從何繼筠扼契丹兵于北百井奪賊鼓幟而還太
 平興國初權龍衛軍指揮使領江州刺史二年梅山
 洞蠻叛命與翟守素分往擊之至邵州聞蠻酋符漢
 陽死去其居十里大潰其眾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
 劍二百斬之餘五千遣歸諭諸洞自是其黨帖服太
 宗賜以金帛緋錢金帶鞍馬歷天武日騎軍指揮使

改馬步都軍頭出戍鎮定高陽關曹彬之攻幽州也
命為先鋒指揮數遇契丹兵鬪奪牛羊器甲師還召
見便殿加領溪州團練使復遣屯北面端拱元年拜
冀州防禦使尋改解州淳化中為河中同丹坊鄜延
橫嶺蕃界都巡檢使會鄭文寶議城席雞城砦為清
遠軍紹斌與文寶領其役城畢以文寶之請命為知
軍事至道元年拜會州觀察使仍判解州俄充靈州
馬步軍部署領徒入蕃討賊斬首二千級獲羊馬
駝二萬計馬以給諸軍之闕者捷聞帝詔嘉諭之數
部金粟帛詣靈武清遠遠人龍言服不擾未幾皇甫繼

明白守榮等督轉餉於靈州紹斌率兵援接抵賊井
賊踰三千餘里薄陣且行且聞至耀德凡殺千人寇
復尾後紹斌為方陣使被傷者居中自將騎三百步
弩三百與敵兵踰于浦洛河大敗之初守榮與紹斌
為期既而繼明卒故後一日遂為賊所圍守榮等欲
擊之紹斌曰番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當按轡結陣
徐行守榮等忿曰若但率兵來迎勿預吾事紹斌因
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初見紹斌旌旗不敢擊
守榮等自欲邀功與戰賊先伏兵以羸騎繞戰已而
伏發守榮等戰敗丁夫愕眙道際賊至死者衆紹斌

率所部徐還一無遺失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豪
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節也繩引而上解衣遺之遣
內侍馬從順驛聞太宗益嘉之優詔褒美時命李繼
隆范延召討繼隆詔命紹斌為本州都部署兼內外
都巡檢使繼隆以浦洛之賊上聞言紹斌搃兵不顧
自言靈武非我不能守欲圖方面有異志太宗怒曰
此普嘗背太原來投今又首鼠兩端真賊臣也即遣
使捕繫詔獄鞫問貶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虢州安置
真宗即位召還授右監門衛大將軍領叙州刺史尋
改萊州防禦使詔還其所籍居第賜良馬十匹調環

慶靈州清遠軍部署慶州有野雞族數為寇掠道路
患之嘗有驍捷卒二十餘往邠州為其掠奪即馳告
紹斌紹斌召其酋帥三人斷臂馘剗放還寇感而化
帖服紹斌素勇悍與同職頗不叶轉運使宋太初每
按部靈州清遠多貿易紹斌語發其私太初心銜之
及還朝言紹斌之過尋赴召直其事咸平二年北面
寇警復命為鎮定高陽關路押先鋒隸傳潛潛遣與
石普並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討之及
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衄即領兵援之普嗣果為
賊所困度嚴涼河頗喪師衆及紹斌至即合兵疾戰

獲一百四十餘人以勞遷邢州觀察使潛屯中山紹
斌三馳書於潛且言邊衆大至但列兵唐河南背城
與戰慎無窮追潛性異懦聞之益不敢出賊衆益熾
焚劫城砦車駕駐大名召潛屬吏詞逮紹斌即遣使
械擊下御史臺鞠問免官黜為左衛率府副率送往
上都禁其出入五年授右千牛衛將軍致仕景德初
起為左龍武軍將軍永城兵馬都監三年遷左監門
衛大將軍帝以紹斌久失職不宜在衝要乃徙考城
都監大中祥符初領長州刺史從東封朝觀壇就班
軍士建充庭旗旗倒壓紹斌仆地遽起無傷時紹斌

已老其壯健若此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康州團練
使鞏縣都監二年卒年七十七紹斌長兵間習戰法
其後累以格鬪立功然性暴戾故屢被黜子守信為
內殿崇班閣門祗候

王榮定州人父洪嗣任晉為本州十縣遊奕使榮少
有膂力事瀛州馬仁瑀為廝役太宗在藩邸得隸左
右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員僚直都虞
候盜發棣州州兵不能捕榮往討擒之加御前忠佐
馬步軍都軍頭領懿州刺史坐受秦王廷美宴勞出
為濮州馬軍教練使未行馬仁瑀子告榮與秦王親

吏善因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雍熙
中召還為副軍頭端拱初改員寮左右直都虞候兼
都軍頭復領懿州刺史累遷龍衛都指揮使領羅州
團練使率兵戍遂城邊騎來寇擊敗之擒千餘人召
拜侍衛馬軍都虞候峰州觀察使出為定州行營都
部署榮勳率所為不中理侵取官地蒔蔬吝惜公錢
不以勞將士且母老不迎養供給甚薄太宗聞而怒
曰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榮事親若此竄逐之餘兇行
弗俊豈可復置左右效晉帝養成張彥澤邪即詔罷
叔旨責授右驍衛大將軍寄班供奉官張明護定州兵

觀榮不法間嘗規正榮護短每疾其攻已滌宅使王
斌亦監軍是州素與榮善意明搆榮之罪因撫明以
報怨下樞密院問狀皆不實上怒語左右曰張明起
賤微中以蹴鞠事朕察已小心見於筆流夫刑罰之
加必當其罪今王斌以榮故而曲奏明罪欲致刑憲
苟失其當適足以快榮之心而詎罔得以肆行矣且
榮凌轢同類事君與親鮮竭其力國家賞罰之柄非
所敢私將帥之職非裨校同朕豈黨張明而棄三榮
哉奈何不求真於理之當也遂賜勞明緡錢束帛榮
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真宗即位領益州刺史尋授濱

州防禦使遷涇原儀渭駐泊部署咸平二年車駕北
征召爲具糞行營副都部署師旋復遷涇原明年授
送靈武爲糧疎於智畧不嚴片候至積石夜爲番寇
所劫營部大亂衆亡殆盡法當誅怒死除名配均州
大年起爲左衛將軍景德初權判左金吾衛仗司事
上觀兵澶淵契丹游騎涉河冰崧濮州境命爲黃河
南岸都巡檢使與鄭懷德自行在領龍衛兵追襲時
已詔滄州部署荆嗣先率所部屯沿青遣榮等合兵
邀擊之二年遷左神武軍大將一軍領恩州刺史郊祀
改左龍武軍領遼州團練使大十祥符中遷左衛大

將軍領昌州防禦使六年朝太清宮命爲河南府駐
泊都監九年卒年七十官其一子榮善射嘗引強注
屋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爲王硬弓

楊瓊汾州西河人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
帳下即位隸御龍直三遷神勇指揮使從征太原以
榮補御龍直指揮使雍熙初改弩直都虞候兼御前
忠佐馬步都軍頭領顯州刺史淳化中李順叛蜀瓊
往夔峽擒賊招安領兵自峽上與賊遇累戰抵渝合
與尹元裴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二州雲安軍斬首數
千級詔書嘉獎遣使即軍中真拜單州刺史至道初

召還共職明年徙知霸州無鈴轄未幾改防禦使靈
慶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固捍有
功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敗賊於合河鎮北擒獲人
畜居多賊騎五百掠城下擊破之追北三十里並賜
詔嘉諭咸平二年命為涇原儀渭邠寧環慶清遠軍
靈州路副都部署尋徙鎮定高陽關三路押策先峰
屯定州之北明年副王超為鎮州都部署再遷環慶
徙定州四年召還以鄜州觀察使充靈環十州軍副
都部署兼安撫副使嘗遣使諭言賊若寇清遠及青
岡白馬砦即合兵與戰是秋果長圍清遠頓積石河

清遠屢走間使詣瓊請濟師瓊將悉出兵為援鈴轄
內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張繼能曰敵近重兵在
前繼無以進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
藩璘都監西京右藏庫劉文質率兵六千赴之且曰
伺我之繼至瓊逗留不進頓慶州寇鼓兵攻南門其
子阿移攻北門堙壕斷橋以戰瓊遣鈴轄李讓督精
卒六百往援至則城陷矣賊泊青岡城下瓊與守規
繼能方緩行出師及聞清遠之敗益懼怯不前順州
刺史王瓌普謂瓊曰青岡地遠水泉非屯師計願棄
之瓊合謀焚芻糧兵仗驅老幼以出瓊却師退保洪

德器冠威浸熾未嘗交一鋒事聞于上傳召瓊輩悉繫御史獄治罪當死兵部尚書張齊賢等議請如律詔特貸命削官長流崖州繼能守規革同坐籍其家業明年移道州景德初起為右領軍衛將軍分司西京累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知兗州有州卒自言得神術能飛行空中州人頗惑瓊捕至折其足奏戮之五年卒年六十七錄其子舜臣為奉職長子舜賓內殿崇班閤門祇候

錢守俊濮州雷澤人少勇鷙嘗為盜陂澤中稱轉陂鶻周顯德中應募為鐵騎卒早事太祖從征淮南戰

紫金山下壽春獲戰艦千餘艘繼從克關南宋初補禁衛隸散員直乾德中轉殿前班都知尋征太原方戰天中左足接而復進格鬪不已還改東西班指揮使遷馬步軍副都軍頭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張紹勅李神祐劉承珪率師屯定州以備北邊俄加秩領演州刺史移屯趙州又從征范陽師還道遇敵戰于徐河斬首千級奪馬百疋雍熙三年命將北征四重進出飛狐道守後以偏師為援邊騎雲集守俊按甲從容進戰大敗之連護屯兵于趙定代還掌軍頭引見司淳化三年出為單州團練使又明年改遷齊州時

河西蕃部內擾命以副都部署鎮其地既而徙也石州數改官時有言守後病且老遂重兵不堪其職召還授左領軍衛大將軍領諸州防禦使權金吾衛仗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八十一守俊果從軍征討前後中三十六創是德中錄其子允慶為奉職弟守信官崇儀副使守榮內園使

徐興青州人以拳勇得隸兵籍周顯德中從太祖征淮右宋初隸御龍直會平澤潞上其功補控鶴軍使征晉陽部卒壅汾水灌并州城益多其勞還遷本軍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從討西羌趣團柏谷會賊鬪

有異敢氣人莫能勝生擒活兵馬都監李美身被重創無所回撓加指揮使太宗征太原討幽薊興從戰屢中流矢以著蹟聞補天武都虞候累遷秩出為洛州部署初議建方田命興善其事尋復發端拱中脩鎮定城逾月訖工改莫州以禦使知靜戎軍歷邠博二州咸平中為涇原環慶十州部署詔督轉靈武鄜鄜道積石率兵於寇興以步兵畏惡戰不利時三祭接兵不應遂敗走坐削籍流鄆州會赦入為右衛將軍遷左監門衛大將軍景德二年卒年六十八王果齊州人周顯德中應募為卒從世宗收三關隸

先鋒宋初征滹潞平揚州果應選行旣獲戰功乃
 授遷散騎指揮使累轉馬軍副都軍頭屯并州雍熙中
 為龍衛右第二軍都虞候會遣趙保忠還夏州命果
 引兵護送及還保忠以方物贖果拒不納太宗知之
 詔賜白金百兩遷右第一軍屯鎮州契丹入寇隸大
 將郭守文村城果守北關寇退命督領豪趣威虜軍
 還抵徐河守文繼倫與寇戰小却果適遇賊河上即
 按兵拒之敵賊奪所乘馬守文上聞得召見問狀補
 部軍頭領勤州刺史命監河北有能聲尋命闕教定
 州諸軍駟射入掌軍頭自引見司李順亂與尹元並

為西川招安使敗賊斬首萬級以功直拜唐州刺史
 時賊雖平道路尚梗餘黨或保山林以肆姦果與石
 普等追捕於彭州於是始平至道初乃還復遷靈州
 副部署道環州留改并州徙知夏州會趙保吉歸款
 召還次伏洛津移知石州徙石隰副部署未幾以轉
 餉河西失期降右千牛衛大將軍咸平五年出為毫
 州永城縣都監被召將入見以疾亟弗果卒年六十
 四

李重誨應州金城人祖高後唐莊宗使冀州刺史父
 彥榮仕契丹署環州刺史重誨嘗為其應州馬步軍

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五年潘美出師禦寇重謨從其
 節度使蕭咄李迺戰于代州北嶺大敗美斬咄李擒
 重謨以獻太宗召見補鄧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趙
 普出鎮奏監州軍雍熙三年召還為武州刺史出為
 忻州都巡檢緣邊十八砦詔安制置使賜服帶鞍馬
 北兵寇邊重謨以所部邀戰敗之獲羊馬鎧甲甚衆
 賜詔嘉美會崩蠻叛攻廣德詔宜柳州詔安捉賊使
 聽便宜從事至道初累遷江原儀涓鎮戎軍鈐轄咸
 平三年徙邠寧環慶路坐餉餉靈武不嚴并候至積
 石為虜騎掠於道營部大帥除名流光州五年起為

內殿崇班鄜延駐泊都監俄遷崇儀使景德中趙德
 明既納款或言以麟府謀有他志上以涇原地要兵
 衆慮有緩急遂徙重謨為鈐轄復遷益州改皇城使
 大中祥符六年卒年六十八重謨純慈寡過真宗悼
 其沒於遠土命其子乘傳往護柩歸聽止驛舍之別
 次子禹謨錄為將作監主簿弟重膺歷官澄州團練
 使子禹儻閤門祗候

白守素開封人祖延遇仕周至鎮國軍節度父廷訓宋
 初為龍捷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守素以蔭補東班
 承平太平興國五年遷補右班殿直以善射授供奉

四百一十
宣帝御器械二遷至供備庫使咸平三年春契丹犯
邊命與王能成邢州戍又與麥守恩石養領先鋒禦
之敵退復與剗嗣嘗河北京東捕賊四年命為鎮州
行營鈐轄領騎兵攝大陣西偏屢當格鬪俄改定州
鈐轄復徙鎮州王繼忠之陷也宋師還度河敵人乘
之守素據橋有矢數百每發必中敵不敢近遂引去
真宗與輔臣議三路禦賊咸曰威虜扼北道要害尤
甚請分騎兵六千屯之命魏能為部署上曰能頗強
復尤難共事聞守素又練邊計張欽性頗和善亦知
戎務庶克相濟乃命守素欽為鈐轄戍順安以貳之

景德元年契丹侵長城口守素與能發兵破之追北
過陽山斬首級獲器械甚衆賜錦袍金帶俄徙屯冀
州轉運使劉綜舉其智勇材任將帥加領康州刺史
又提騎卒戍靜戎軍兼涖營田之役俄為鎮定鈐轄
是冬契丹復內侵守素敗其前鋒獲車重又入敵境
俘擒甚衆及請和省邊戍之職與曹璨留任鎮定追
叙前勞加合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三年命副李迪使
契丹守素居邊歲久名聞北庭頗畏伏之上慮其不
欲行密遣內侍詢於守素守素頓首感咽即以崔可
道代焉再遷南作坊使大中祥符五年卒上甚惜之

常賻外別資錢五十萬令護喪還京師錄其子官
張思均邢州沙河人祖中正漢澤州刺史思均少善
擊劔挽強善博奕初應募為卒晉開運間遷廣銳軍
使周廣順初從聶知遇攻河東破其衆三千餘從向
訓東征為捉生將擒小校張萬于江猪嶺又從符彥
卿與并人鬪代州留為南北兩關巡檢宋初補龍衛
指揮使李繼勳下遼州戰帶甲祠斬首萬餘級追奔
至長城擒其將莫山鮑淑掠人騎二百餘俄屯潞州
合戰三十餘乾德中以勞秩遷都虞候開寶三年郭
進田欽祚戍三交嘗從戰於石嶺關斬首萬五千餘

級閣門祗候齊延琛苗景階軍中思鈞鼓勁騎突入
奪還河繼筠入晉境思鈞隸麾下拔南橋徑度大將
之出必辟為先鋒太平興國初屯定州領兵援磁窑
戰敗其衆身中五十創奮不顧乃逐賊薄軍城奪馬
及鎧甲居多未幾邊人復攻逆戰城下斬首萬餘級
上嘉之命賜服帶領河州刺史雍熙三年邊人寇河
間劉廷讓會戰君子館命思鈞翼從時天大寒弓不
得發援兵不至於是敗績陷留軍中數年役役不得
還端拱初自契丹始逃歸授澄州刺史知齊州思鈞
以武進素不知民政僅踰月即徙濮鄆濱棣州巡檢

至道中改郾延巡檢使會葺右堡巖擊寇走之未幾
寇逼保安軍與曹璨往援追躡五十餘里至木場寇
乃遁去真宗卽位徙益州鈐轄兼綿漢九州都巡檢
使咸平中以王鈞之亂出兵保綿州賊陷漢州思鈞
進攻克之斬偽刺史苗進又與石普敗賊彌牟岩巴
西尉傅翽有善馬思鈞求之翽不與思鈞平賊心恃
功居多召翽至責以轉餉後期斬之上聞其事傳召
付御史臺鞫治罪當斬特貸之削籍流封州六年起
為左司禦率府率考城監軍車駕幸澶淵召請行在
命李繼隆石保吉同議兵事賜服御有加景德二年

為西京水北都巡檢使畿分司西京召對行在上憫
其老授唐州防禦副使徙鄭州大中祥符二年再遷
左千牛衛將軍四年七月卒年八十九子承恩為三
班奉職思鈞起行任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得太
宗嘗稱其機羅自是人目為小機羅焉

李琪河南伊闕人幼生長兵家得給事宣祖左右太
祖以材力稱進備執御及與禪命補鎮戍太宗在京
府復令事之由是累遷幼忠都虞候開封府馬步軍
副都指揮使領富州刺史也嘗請對自言經事太祖而
京師無居宅太宗以官第假之琪性素鄙歷事三朝

而行不加備每分遣士卒守護關梁必親其貽遺視
所厚薄為重輕太宗知之遂改授色衛大將軍領郡
如故乃顧曰吾欲置棋於無過之地爾加左武衛大
將軍景德中以老且病三奏五日一赴起居俄為臺
諫所糾令赴常參有宗怒其舊特賜給月奉以養大
中祥符元年卒年八十四

王延範江陵人形貌奇偉善任俠家富於財父保義
為荆南高氏行軍司馬兼領武泰軍四圍復高從誨奏
畧延範太子舍人後隨從誨孫繼冲入覲薦為大理
等丞知秦州累遷司明員外郎太平興國九年為廣

高轉運使性豪爽尚氣尤好術數嘗通判梓州有社
先生以左道惑眾謂延範曰汝意有所之我常陰為
之助延範心喜敢為恣橫後為江南轉運使有劉昂
賣卜於吉州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
又有徐摩為延範推九宮算法得八少一摩驚起曰君
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前我城主薄田辨
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類如眼仙人鼻
唯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宮乘
四門輦至是有豹入其公宇噬傷數處從者皆恐懼
不敢進延範獨後或前逐刺殺之蓋以此自負與廣

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監丞雷說會宿觀天象延
 貴指西方一大星曰此所謂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
 走者也雷說出星經證之乃太白行度經南斗延貴
 謬為火星也延乾日夕與掌帝廟庠坦議欲發兵會
 坦代歸延乾高言立捨遺掌務界為隱語偵朝廷機
 事延乾奴視僚屬峻刑多怨會懷勇小將張霸給使
 轉運司延乾因事杖之霸知延乾與知廣州徐休復
 不協詣休復告延乾將謀不軌及諸不法事休復馳
 奏之太宗遣高品閻承翰乘傳會轉運副使李璿暨
 休復雜治延乾具伏與昂辨坦俱斬廣州市籍沒延

範家務果除名配商州延貴等皆抵罪賜霸錢十萬
 論曰紹斌從征討凡踰百戰未嘗以為憚屢被廢斥
 未嘗以為慊太祖宥盜馬罪引見賜予屈法使過用
 能致其力也榮薄事親下詔督過瓊折州卒足以釋
 妖惑三景辭贖于夏思鈞拔身自歸當斬而貸瑛以
 鄙稱守俊與輩以勇得備給使守素又練邊計人頗
 畏伏重誨雖將畧不足亦有可稱大抵武夫悍卒不
 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畧其過而用其長智足以集
 事至於一勝一負兵家常勢顧其大節何如耳若榮
 也薄其所生大節虧矣屢以罪黜宜哉

列傳卷第三十九

列傳卷第四十

宋史二百八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 尚書左丞 相 祿 國 史 領 經 筵 知 樞 密 院 事

黎

呂端

畢士安

子仲希

冠准

呂端字易直 幽州安次人 父琦 晉兵部侍郎 端少敏 悟 好學 以養補千牛 備身 歷國子三簿 太僕寺丞 秘書郎 直弘文館 換著作 佐郎 直史館 太祖即位 遷太常丞 知浚儀縣 同判定州 開寶中西二閣門 使 鄜 崇 信 使 契丹 以端假太常少卿 為副 八年 知洪州 未上 改司門 負外郎 知成都府 賜金紫 為政清簡 遠人便

之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元開封府判
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
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秉憲慮從今
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徙行尋坐王府親
吏請祀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賤商州司戶參軍移改
州復為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
借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請書若
在齋閣時遷戶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為大理
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為判官

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
侍王繼恩就鞠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
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
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
使即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群
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飢寒為請至端
即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
擢官籍辱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
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
得穎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

官為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即以端為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初端兄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參預大政端復居相

位時論榮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擢拜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為相持重議大政以清簡為務慮與寇準同列先有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平所建明一日丙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謀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當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他室

相不可不知也准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
斬於保安軍地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公若此非計之
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故烹
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
遠傳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還可捨乎若
其不從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
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之繼
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
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
後乃死延州繼還京亦死繼遺子克納款請命賜之

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太宗不豫真宗為皇
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
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
繼勳知制誥趙鼎謀立故楚王元僖太宗願李皇后
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
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奈何端
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違違命
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
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
階奉拜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與昌齡

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
流澤州籍其家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前然
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皆稱峻特
令祥人為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
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宗嘉納加右僕射監修
國史明年夏被疾詔免常參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
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罷任告二百日有司言當罷
奉詔賜死遂車駕臨闕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年六
十六贈司空謚正惠追封妻李氏涇國夫人以其子
禧為太子中舍苟大理評事為千牛備身謫職中省

進馬端姿儀環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設謹意略如
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
施未嘗問家事李惟清自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
抑已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參官奏言逾年不受奉者
又據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
所恨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端相克嘗事滄州節度
劉守文為判官守文之亂克舉族被害時父琦方幼
曰即趙王昌鋒刃紹監者曰此子之弟非呂氏子也
遂得免王子文度為羅帥文度器紹宗十餘歲端視
如已子表為端出身故相馮道弟里世舊道子正之

病廢端分奉給之端而使德其國寶之役有使
者每問端為宰相否其名顯如此且景德二年真宗
因端後嗣不振又錄府為奉禮部差後病足不任朝
謁請告累年有司奏罷其差真宗特令復舊官分司
西京給奉家居養病端不嘗言其差兄弟為貧匿又迫
婚嫁因質其屋集真宗前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
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端苟嘗至國
子博士蔚至太子中舍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靈武人曾祖宗是奉縣令祖球
本州別加馬父文林累辟使府終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

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
宋又如鄭得楊璞與孟正則錫為友因為鄭人乾德四年
舉進士邠帥楊廷璋辟為府掌書奏開寶四年歷濟州
團練推官事掌書免推殿直曾美改兗州觀察推官太平
興國初為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納三選
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修賦教令湖海新民
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無一用舊籍詔從之明年遷
左贊善大夫徙饒州改展中丞召還為監察御史復出
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詔著改監州補田務雍熙二
年諸王出閣慎擇僚屬以廣部而中三龜從兼陳王府

記室參軍水部員外郎王素素韓王府記室參軍
 秘書丞張茂直兼光祿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遷左拾遺
 兼真王府記室參軍太宗召謂曰謂子生長宮庭未
 聞外事年漸成人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
 卿等勉之賜襲衣銀帶鞍勒馬士安本名士元以元
 弔王諱遂改焉遷考功員外郎詔中詔王府僚屬
 各獻所著文太宗閱視累日問地臣曰其才已見矣
 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曰正鵠朕意欲以本官知
 制誥王請對願留府邸不許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為
 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規卑士安詞藝踐歷

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名又林抗章引
 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三年與蘇易簡同知貢
 舉加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真
 宗以壽王尹開封府召為判官及為皇太子以兼右
 庶子遷給事中登位命權知開封府事拜工部侍郎
 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
 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官府常從為廷職者每授
 任於外必令士安或勅威平初辭府職拜禮部侍郎
 復為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
 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

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
遂命刊刻立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
特加月給之數入為翰林侍讀學士景德初兼秘書
監契丹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還將餉兵理
財之策真宗嘉納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
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立安頓首真宗曰朕
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
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
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文事此宰相才
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亦正慷慨有大

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
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
安佚而西北毗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
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
平章事士安兼監脩國史居準上準為相守正嫉惡
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
元傑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
具得姦用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
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為諸
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浞遂攻高陽不得還轉窺具冀

三 韓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士安與寇
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
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至往不可緩李用士安議
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為
契丹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為可信力
贊真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謂敵悍如此恐
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
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
虛獲其巢穴此請殆不安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真宗
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闕關

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圍者士安亟同準請擊
乃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
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
之士安通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
今天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
事必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時已發
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澶北鄙為伏
弩發射接見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契丹使還具
得要領又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議遂定歲
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為過士安曰不如此

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按邊
雲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
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昭它所擇用各得其任今塞上
得堽塞平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和沉亡廣
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
畧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等科以廣取士二年章七八上以病求免優詔不允
遣使收論不得已復起視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
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實神寶以
有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車駕臨哭發朝五日贈太

傅中書令謚文簡以皇城使衛紹敏治墓有司給函
簿錄其子世長為太子中舍慶長為大理寺丞孫從
吉為將作監主簿士安端方沈雅有清識醜藉羨風
采善談吐肅至以嚴正稱年者日以耽讀書不輟手自
讎校或親繕寫又情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謂人
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凡
交游無黨援唯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
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禹偁濟州人幼時以
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識其非常重留之教以學舉業
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死制誥其

命乃禹備詞也士安沒後真宗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遠此淪沒深可悼惜及王旦為相西奏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為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為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子世長至衛尉卿慶長至大府卿孫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博羅令從道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

太祝從周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仲衍仲游仲愈

仲衍字夷仲以蔭為陽翟王傅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於朝欲興鄉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數稱請宏曰張公興學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有萬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捐百金予我我能止假臺信其能予百金宏即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為學之費又將議於民昇果疑焉敕縣且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衍曰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縣事即

三百八
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于吳流宏等州一縣相賀
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衍曰諺云錫一惡長十善
君之謂也舉進士中第調院在令歐陽脩呂公著薦
之入司農為主簿升丞吳充引為中書檢正奉使契
丹宴射連破的衆驚異之且偉其姿容密使人取其
衣為度製服以賜時預其元會盡能記其朝儀節奏
圖畫歸獻後錢勰出使契丹主猶問畢少卿何官今
安在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衍為充所用數求罪過
欲傷之卒無可乘但留滯不遷經四年乃以祕閣校
理同知太常禮院為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千萬計

區別分類損益剛補皆曲盡其當凡從中閣六事必
須仲衍然後報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一卷士
大夫家爭傳其書高麗使入貢詔館之上元夕與使
者宴東閣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焉嘗行以為
寵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珪留除命謂為太峻系
於前帝連稱曰是當得爾未幾暴得疾一夕卒年四
十三帝遣中使唁其家賻錢五十萬

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調壽丘石城主簿羅山
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邊
陝西八十縣餽饒之元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

純粹李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僚屬
議皆不知所為以誨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今先効金
帛緡錢之最戒勿啓高鑄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飭
其斛量數千洞撤倉庾積弊使贏糧者至其所人自
斟粟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即日大
軍遂行純粹察數且謝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為
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
張耒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
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頴以故相在太
原按視如列郡頴奴告有衣剽其衣於公堂之側頴

怒將真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剽薄而敢掠之於帥
牙非人情也取以付撤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
獨不市一物澤人以為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頴
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召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
秘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飢揭喻
境內曰郡旅施與平糶若干高頴言益張其數富室
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無
一亡去其鄉徽宗時歷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
副使入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頴回以降皆爵命
於朝冠冕屠豕而子鯉孫伋乃穿服幅巾以祭為不

稱詔者追侯之仲游早受知於司馬亮呂公著不及
 用定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入
 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有五仲游為
 文功於事理而有履極不為浮誇誇說感弄不淫之
 語蘇軾在館閣願以言無一失重親切時政仲游憂其
 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欲無言
 古人所以精謀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言顧直
 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朝言暮身者未嘗言顧直
 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為言其形于詩
 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者于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

畏小口而未畏於文是其而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
 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德者或已敗
 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
 疾固所稱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議又
 況其有邪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爾未是危
 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練溺也司馬亮為政
 及王安石所為仲游予之言曰言及石以興作之說
 動先帝而忘財之不足也致九政之可以得民財者
 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變錢穀變鹽法者事也而
 欲興作惠不足者情也者未嘗杜其興作之情而徒

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
 青苗罷市易獨後寧去鹽法凡屬高利而傷民者一
 掃而更之則向來周事於新法者必不言笑不喜之
 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後錢不可獨
 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
 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時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設
 罷者可復置獨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
 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
 入之數以諸路兩續之總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
 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

然知天下之餘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原於前然
 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
 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欲其亦能行今欲據前日之故
 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之六皆安石之徒雖起二
 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其百之山中其千數鳥在其
 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與廢將復
 發况未廢乎事者難能且復况未廢乎後錢鹽法
 亦莫不然以地官首司之職如人失痛而中問莫不
 子兄弟善見顏色而不發費者以其論之猶在也元
 執得善善無方以其慮無余臣下子輩必謂三府侍

魏王府記室參軍準少英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
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準少者然從廢去或教
準增年答曰準方進不可欺若那後中書後大理評
事知歸州巴東六名府成安縣每朔會賦後永寧縣
出符移嶺異州里知名擢縣門石姓莫敢後期累遷
殺乎不通判鄆州召試舉上院推府正言直史館為
少監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父相晉開運中應辟為
魏王府記室參軍準少英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
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準少者然從廢去或教
準增年答曰準方進不可欺若那後中書後大理評
事知歸州巴東六名府成安縣每朔會賦後永寧縣
出符移嶺異州里知名擢縣門石姓莫敢後期累遷
殺乎不通判鄆州召試舉上院推府正言直史館為
少監準

三司度支推官韓琦判官會詔石官言事而準極
陳利害為石等事之詳而書庫部郎中樞密院直學
士判吏部兼翰林學士準奏殿中丞不谷帝怒起準報引
帝及本帝獲準事及乃廷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
猶文皇之得魏徵也祥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直臣
問時故得失準以天災對進對曰災蓋天人之際應
者豈獨天乎之證蓋則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
爭墮之長準則對以不事狀準言願君一府至臣即
言之有罪至二府人舉乃言曰願者相去三准皆在
法吏則言願及乃次準准以奉政而之為盜守財

至千萬止故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房后
房后曰謝於是切責房后而如準為可則矣即拜準左謀
議大夫在表則使臣同女院事準與之院張建家多
事上前他日與準作對行進準在入道馬呼萬歲
初在坐者王賓與建家相善準上其事準引仲等
為證準命賓與建家辭願屬且互斥其短帝怒謂準
準亦嘗知帝用帝與準事既行合之常不禁語左右
曰知準在青州樂於對曰準得善落當不苦也數日
稱復問在右準亦嘗知帝用準事既行合之常不禁語
不少忘問準曰縱滿亦知止念陛下乎帝然然明年

召拜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温仲舒知
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棚以限其徙來太宗覽奏不悞
曰古羌戎尚難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
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
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檢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
渭北安撫族帳而旋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兼事中
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
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劄甚
自褻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後耶準對曰臣非召不
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

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悅首久之屏左右曰襄主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官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蒙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極下極轉虞部員外郎惟節

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事轉運使康戩亦言昌齡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洎結曲幸準而昌齡畏慊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曾臆副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禱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敢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詰及馮極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勢更體準極力爭不已又符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數曰鳳臺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即位遷尚書工部侍郎

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三年朝京師行次閩鄉又徙鳳翔府帝幸大名詔赴行在并遷刑部權知開封府六年遷兵部為三司使特合鹽鐵度支戶部為一使真宗命準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簡始適中帝久欲相準意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繼游騎掠深初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意準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要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進具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果可謀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夫為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挽其謀堅守以柔其師勞佚之計豈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

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進具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果可謀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夫為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挽其謀堅守以柔其師勞佚之計豈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

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
方盛衆請擊擊以規軍勢學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
人心益危敵氣未備非所以取威決屬也且王超領
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盛石崇言分六陣以扼
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裝而不進衆議
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堯間謂曰大尉受
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或人願効死準復入對
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
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
瓊亦麾衛士進準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

御蓋踴躍喧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
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既令明肅士卒喜
悅敵數千騎乘隙薄城下部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
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
與楊億飲博歌詠惟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
持十餘日其統軍捷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瓌守
床子弩考極發矢中捷覽額捷覽死乃奏書請
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謂蓋堅帝將許之準欲遣使稱
臣且獻幽州地帝原兵欲盡虜不絕而已有諸準幸
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重利賂契丹中

四百八十七
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名利用至輕蓋曰
雖有敵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言斬矣利
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
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願不悅它日又除官同
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
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
願自矜澶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三欽若深
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趨南道之欽若因進曰陛下
敬寇準為甚有社稷功爾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
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

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
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知之帝欲
然為之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欽盡乃
整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
矣由是帝顧準寢表明年罷為一刑部尚書知喚州遠
用王旦為相帝謂旦曰為準多許入官以為已恩侯
行當深戒之從封泰山還中書知天祚軍祀汾
陰命提舉具德博洛濱棣楚檢校公事遷兵部尚
書入判都省幸亳州薨京留守為樞密院使同平
章事林特為三司使以河北為諸國者之甚急而

準素惡特願取轉運使李士衡而沮之且言在魏時
嘗運河先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三國使請劾主吏
以下懲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取纔五萬帝不悅謂
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日準好人懷惠又欲入畏威
皆大臣所避而準乃為已任此其疑也永豐罷為武
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從永興軍天禧元
年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延檢朱能換內侍都知周
懷政詐為天書上以同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
也今天書降頒命進上之準從上其書中外皆以為
非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使

二年祀南郊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真宗
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
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釋方正大臣為羽
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輔少主帝然之準密
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授億輔政
已而謀變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反側不
自安且憂得罪乃謀殺大臣請擊皇后豫政奉帝為
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後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告
丁謂謂殺服夜乘輦章詣曹利用計事明日以聞乃
誅懷政降準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更遣州司馬

四百十人
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目字久不見冠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見重如此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喜譏堂會食中言黃牙準意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請發都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及準貶永興謂亦南賓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兄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者乃杜門使縱傳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

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竒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廩所在必然炬燭在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如竹盡生筍衆因為

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為嗣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謚曰忠愍皇祐四年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為篆其首曰旌忠

論曰呂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既立猶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太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為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

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請重賄要其父盟由之西爰失亭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宗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諱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為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為功古所謂六曰者於斯見之然本官諫面詰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矣兼燕中不博所與政落懷政耶諱坐寬南者數矣如是而不令厥發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百字令

春

春

春風吹綠柳，燕子剪輕盈。柳絲輕拂，燕子輕盈，春風吹綠柳。

春風吹綠柳，燕子剪輕盈。柳絲輕拂，燕子輕盈，春風吹綠柳。

春風吹綠柳，燕子剪輕盈。柳絲輕拂，燕子輕盈，春風吹綠柳。

春風吹綠柳，燕子剪輕盈。柳絲輕拂，燕子輕盈，春風吹綠柳。

春風吹綠柳

